



D e n s t o r a g å t a n

巨大的謎語

譯者 馬悅然

醒來就是從夢中往外跳傘

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詩人

首部繁中版問世

完整收錄最新兩部詩集《悲傷的鳳尾船》與《巨大的謎語》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
T o m a s T r a n s t r ö m e r

ISBN 978-986-87112-9-7



9 789868 711297



巨大的謎語

作者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

翻譯 馬悅然

總編輯 周易正

執行編輯 林芳如

校對 陳文芬

封面設計 莊謹銘

內頁設計 黃瑪琍

企畫編輯 賴奕璇

行銷業務 李玉華、劉凱瑛

印刷 崎威彩藝

定價 二六〇元

ISBN 978-986-87112-9-7

版次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初版一刷

出版者 行人文化實驗室(行人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廖美立

地址 10049台北市北平東路二十號十樓

電話 02-2395-8665

傳真 02-2395-8579

郵政劃撥 50137426

網址 <http://flancur.tw>

總經理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8990-258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巨大的謎語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
馬悅然 譯

D e n s t o r a g å t a n

T o m a s T r a n s t r ö m e r

目次

序言 馬悅然

悲傷的鳳尾船

四月和沉默

不安全的國度

夜讀的書頁

悲傷的鳳尾船，第二

具有太陽的山水

過去的東德十一月

一九九〇年的七月

布穀鳥

詩三闕

7

29

31

32

34

40

42

45

47

49

正如當孩子

51

兩個城市

53

光線流進來

54

夜裡的旅行

56

俳句

58

在島上一八六〇年

62

沉默

64

隆冬

66

一八四四年的草圖

67

巨大的謎語

短詩

71

老鷹崖

正面

十一月

下雪

簽名

俳句

79

序言

馬悅然

獲得二〇一一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著名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後簡稱托馬斯）總共發表了十二部詩集：《詩十七首》（1954）；《路上的秘密》（1958）；《未完成的天空》（1962）；《鐘聲與踪跡》（1966）；《黑暗中的視覺》（1970）；《小徑》（1973）；《波羅的海》（1974）；《真理的障礙》（1978）；《狂暴的廣場》（1983）；《為生者與死者》（1989）；《悲傷的鳳尾船》（1996）與《巨大的謎語》（2004）。這個集子將他最後的兩部詩集介紹給中文讀者。

我相信托馬斯二十三歲時將他頭一本詩集題名為《詩十七首》的時候，一定想到狄倫·托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二十歲發表的詩集《詩十八首》（18 Poems）。影響托馬斯的詩人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詩人是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帕斯特爾納克

(Boris Pasternak, 1890-1960)和瑞典詩人艾克羅夫(Gunnar Ekblöf, 1907-1968)。《詩十七首》發表之後，轟動了瑞典的文學界。

托馬斯的詩之特色是獨特的隱喻，凝練的描述與言簡而意繁的組成。托馬斯原來是一個優秀的鋼琴家。他的自由詩的音樂性很強。除了自由詩和散文詩，托馬斯常常從古代羅馬和希臘借來比較短的格律形式，也採用日文的俳句。他使用這些詩律的時候，完全模擬原來的節奏形式。托馬斯自己認為他的詩創作，從形式上看，也與繪畫接近。他從小喜歡畫畫。一九九〇年八月四日，中國詩人李笠訪問托馬斯的時候，托馬斯說：「寫詩時，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運或受難的樂器，不是我在找詩，而是詩在找我。逼我展示它。完成一首詩需要很長時間。詩不是表達瞬間情緒就完了。更真實的世界是在瞬間消失後的那種持續性和整體性……」(北島《時間的玫瑰》，一九三頁)。

托馬斯詩作裡獨特的隱喻很多。頭一本詩集、頭一首詩的頭一行，有詩人最有名的隱喻之一：「醒來就是從夢中往外跳傘」。

另一個例子出現在《路上的秘密》中頭一首詩的第五闕的最後一行：

帶金黃髮雨的夏天

或者一只吠叫的狗上面

一片孤獨的雷雲。

種子在土中猛踢。

（馬悅然譯文）

托馬斯的詩已經譯成六十種語言。李笠把托馬斯詩集譯成中文（《特朗斯特羅姆全集》，二〇〇一年，南海出版社）。董繼平將托馬斯的詩歌都譯成中文。（《特朗斯特羅默詩選》，二十世紀世界詩歌譯叢，二〇〇二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李笠、董繼平的譯本，當然未及收納托馬斯最近的作品，二〇〇四年發表《巨大的謎語》；將托馬斯的詩譯成英文起碼有十個翻譯家。其中最優秀的翻譯家，據我看是蘇格蘭詩人兼翻譯家若彬·佛爾頓（Robin Fulton）。他把托馬斯所寫的詩和散文篇都譯成節奏跟

原文一樣的英文。佛爾頓精通與瑞典文很接近的挪威文。

另一位把托馬斯所寫的詩譯成英文的人是美國詩人兼翻譯家若伯·布萊(Robert Bly)。他的翻譯方法跟佛爾頓的完全不同。從事翻譯工作的詩人有時隨意改他們所翻譯的詩的原文。布萊先生就是其中一個。托馬斯一九五八年發表的詩集《路上的秘密》中有首詩題名為〈巴拉基列夫的夢〉，其中的一闕佛爾頓譯得很正確：「There was a field where the plow lay / and the plow was a fallen bird」。董繼平把這闕譯成「有一片田野放著一台犁／而這台犁是一隻墜落的鳥兒。」我讀這闕詩的時候就看那台犁的一把躺在土地上，另一把以四十五的角度傾斜往上，正像一隻斷了翅膀的鳥。布萊把這個非常戲劇性的意象譯成「and the plow was 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逼著讀者接受那犁垂直地立在田裡。布萊一九七〇年初把他的譯文寄給托馬斯看。托馬斯回答說：「你那『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比我的『a crushed bird』好得多」。托馬斯的回答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認為詩人已發表的詩不屬於他自己，屬於他的讀者，屬於世界愛好詩歌的人。因此，詩人不應該讓譯者隨意改詩的原文。

在史坦納(Georg Steiner)的巨著《巴別塔之後：語言與翻譯層面》(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1975)作者指出翻譯在其他特性之外，也是自我否定的成品，翻譯家必須服務原文而絕不該將自我強加於原文之上。但他也指出，所有的翻譯就像所有的閱讀行為，甚至聆聽行為一樣，也是編輯與詮釋的成品。如果詩人(The poet)是造物者(Creator)(實際上就字面來看這也是Poet這個詞的基本意義)那麼最理想的譯者應該是技術極為純熟的工匠。我們知道古代東方及西方的文明中，工匠是奴隸。自我否定是奴隸基本美德之一。但因為翻譯的任務也涉及到編輯及詮釋，譯者也必須化身為演員。譯者必須模仿原文作者，而其譯作必須近似原文。雖然有時譯文的文學品質因各種原因似乎會優於原文，但譯者絕對不可試圖超越作者。

據我看，譯者實際上應如奴隸一般工作。譯者應該體認到自己的雙重責任：對原文的作者與譯文的讀者負責任。譯者的工作對象是文本。這些文本可能有各式各樣的形式。文本可能切割成長短不一的段落，除了語言本身存在的韻律規則外，別無其他韻律規則將這些段落組合在一起。有的文本以或多或少嚴格精確的規則組合

在一起。這些規則規範了段落的長短與音節的重音或輕音，句讀和韻律要素，列入尾韻和頭韻。譯者的職責在於盡可能忠實地傳遞原文的信息，甚至原文形式及結構所夾帶的信息部分。

兩種語言之間，有時會有極大的差異，甚至任何將詩歌形式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嘗試，都注定會失敗。翻譯古代中國詩歌，無論是講平仄的近體詩或不講平仄的古詩，譯者面臨的巨大障礙都表現在幾個特色中。像《孔雀東南飛》之類的詩歌中一長串的韻文，無法在西方語言中找到對應。平仄的對比當然不能譯成缺乏聲調的語言。五言詩和七言詩中，停頓的固定位置，也無法保存於譯文中。當然，絕句和律詩中對偶句子的安排，譯文中很難反映出來。

每一種語言有其內在的節奏。請看以下的漢語，瑞語和英語的例子（*ta*代表一個讀輕的音節，*tām*代表一個讀重的音節）：

孩子睡在床上 *tām ta tām ta tām ta*

Barnet sover på sängen.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The child is asleep on the bed. ta tám ta ta tám ta ta tám

我們注意到瑞語和漢語的句子有相似的節奏，所謂下降的節奏。英語的句子相反地有上升的節奏。

兩種語言不同的內在節奏當然會對譯者造成困難。托馬斯愛用古代希臘所謂薩福的詩律(Sapphic metre)。這種詩律包括四行。頭三行有相同的組織：.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tám tám (兩個揚抑格，一個揚抑抑格，一個揚抑格和一個揚揚格)。第四行包括一個揚抑抑格和一個揚揚格。瑞文的包括兩個音節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多半有揚抑格的形式。包括三個音節的名詞，動詞與形容詞多半有揚抑抑格的形式。因此薩福詩律非常適合於瑞語。托馬斯的薩福詩律完全合格。佛爾頓的英譯文也忠實於托馬斯的原文。以下有佛爾頓所譯的托馬斯短詩〈暴雨〉(取自《詩十七首》)：

Storm

Here the walker suddenly meets the giant
oak tree, like a petrified elk whose crown is
furlongs wide before the September ocean's
murky green fortress.

Northern storm. The season when rowanberry
clusters swell. Awake in the darkness, listen:
constellations stramping inside their stalls, high
over the treetops.

翻譯《特蘭斯特羅默詩選》的董繼平先生的譯文如下：

〈暴雨〉